

巴/渝/风/物

一座城市的楠木情缘

龙远信

记不得是第几次到这片神奇的山林了,每一次去,都像第一次去,有一种肃穆,有一种虔诚,有一种安静,有一种洗涤……没什么特别的原因,只因为这片山林以及身处其中的楠木,历经百年喧嚣人世的震荡和自然风雨的侵蚀,却始终如一,昂首挺立,怡然、安然而自成风景。

毋庸置疑,它们是时间深处的隐者,安守一隅,与世无争。它们是时间宠爱的强者,固守坚韧,向阳而生。

消隐于世,仿佛寂灭于林。960余亩山林,从此成为它们世居之地。百年以上古树达4000余株,最大胸径达79.6厘米,最大树龄125年。安静成为常态,安静成就奇迹,成就了迄今为止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楠木(桢楠)天然次生林。

每一次到永川区三教镇张家湾楠木公园,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,它们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?“隐于时间深处”,这是答案,似乎又不是。

在张家湾,每一棵楠木都屏蔽了世间的喧嚣与嘈杂,守着脚下的这抔土,这片岭,这座老屋。一棵桢楠告诉我:此岸即彼岸,生活中很多时候是无需渡的。绽放与菱谢,取决于一颗葱郁发亮的心。一位张家湾人告诉我们:损坏楠木是大逆不道的行为,因为每一棵楠木都是神木,我们祖祖辈辈都必须敬它们。

每一次离开楠木公园,离开张家湾,我们都忍不住一次次回望,这些流落民间的贵族,保持着如此干净的血统:挺拔,卓然,无予无争。

设想自己是其中的一棵,晨光初露或烈日当空,日暮时分或四野漆黑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内心的承受度是多少,生命的强度就是多少。

坚韧! 挺拔! 孤绝! 令无数砍伐之心卷刃。山林的回响是内心的回响,山林的静默是内心的静默。

从张家湾出发,一座城市找到了自己血脉里的符号。

2021年8月,永川启动了“区树”评选活动。根据公众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意见,楠木一骑绝尘、独占鳌头。经永川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,楠木被确定为永川“区树”。

事实是,自2016年起,为全面推广楠木种植,永川每年免费发放100万株桢楠苗。从张家湾出发,今天,这些不为风雨所动的族群,正把影子投射到1576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,在这座城市“永立潮头、海纳百川”的精神谱系里种下了挺拔、沉静的基因。

是的,这不仅仅属于张家湾,而是一座城市的楠木情缘。

走进永川国有林场的育苗基地,你会感受到珍稀物种在科技加持下的蓬勃生机与出圈“人生”;走进重庆桢楠研究所,你会感受到桢楠与非遗传、文化产业的同频脉动……

漫步高大的楠木林间,阳光从桢楠古树的枝叶间洒下,星星点点,斑驳耀眼。每时每刻,你都能感受到有带着楠木气息的清风拂过,仿佛正与时光深处的这份静谧和悠长进行一次关于生活、关于生命的恒久对话。

(作者系重庆永川区作家协会主席)

人生随笔

秋之随想

杨 蓓

如果说,春天是花枝招展的小姑娘,那么,夏天就是脾气火爆的莽汉子,而冬天是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,于鸟飞尽人踪灭之际,独钓寒江雪,秋天则是握笔挥洒的陶渊明,他在远离朝堂的地方,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

四季中,自然喜欢春秋二季。

极怕热。整个夏天,一把折扇不离身,双脚远离袜子,远离凉鞋以外的任何鞋子,回家拖鞋也不穿的,扮赤脚大仙。也十分怕冷。本已臃肿似熊了,仍然竭力向小学课本里的那只寒号鸟靠近——哆啰啰,哆啰啰,寒风冻死我……

如是,冬夏漫漫而春秋太短暂,短暂得仿佛倏忽之间,仿佛不存在。相比春的俏丽斑斓、欢噪热闹,我更倾心于秋的清朗与疏阔、简洁与宁静。

春天万物复苏,夏季万物盛极,秋日,繁华落尽,绚烂归于平淡,狂欢归于沉寂。

天气转凉,辛弃疾道:天凉好个秋。一场秋风一场凉,秋雨同样如此。秋雨连绵起来,绝对不输一首老歌里唱的,“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淅沥淅沥,淅沥淅沥下个不停”,然春雨如油,不仅滋养庄稼,亦抚慰历经寒冬的心,就像另一首老歌的深情演绎,“春风化雨温暖我的心”,而秋风化作雨,意味着寒意一天比一天深,意味着万物萧索的日子就要拉开帷幕。秋风,秋雨,以及飘零于秋风秋雨中的落叶,一旦和诗词相遇,离愁别绪立刻兜头而来——“早秋惊落叶,飘零似客心”“秋雨,秋雨,无昼无夜,滴滴霏霏”“秋风秋雨,正黄昏,供断一窗愁绝”“无端木叶萧萧下,更与愁人作雨声”……太多了,倘一一罗列,只怕将是秋风秋雨不止,愁烦愁闷无尽。而一句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无疑最为直接,不修饰,也不掩饰,直击人心窝子。秋落心上是为愁,悲秋者众,偏生那刘禹锡朗声一吟: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这首《秋词》,成于刘禹锡因参与“永贞革新”触怒权贵被贬朗州时期。刘禹锡一生遭贬27次,累计流放时间23年。贬谪无疑是一件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的事,身心所受的双重折磨毋需言说,可那又怎样呢? 这位被誉为“诗豪”的中唐诗人,照样能够豪迈地打开双翅,排云而上,实现对精神的超越和突围。

面对《秋词》,恍若面对秋日之高远廓大。读这首诗,还会想起一个人,陶渊明的超级迷弟,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的苏东坡。苏东坡说,“我即渊明,渊明即我”,只是,二人在同样目睹了官场纷争,同样遭遇了打击后,一人作别短暂的政治生涯,掷下乌纱,回归田园,东篱下采菊去了,一人始终在宦海中浮浮沉沉。一归隐,一出仕,选择全然不同,但殊途最终同归,一如苏门大弟子黄庭坚《跋子瞻和陶诗》一诗所言:彭泽千载人,东坡百世士。出处虽不同,风味乃相似。苏东坡的出仕和陶渊明的归隐,情况纵有不同,但他们的风格和情味,却如此相似。身处逆境而并不沉沦于逆境的态度,成就了二人豁达超脱的人生。

在仕途上,苏东坡和刘禹锡一样步履踉跄,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贬被流放是他俩共同的遭遇。苏东坡为官40载,倒有33年走在贬谪的路上,可那又怎样呢?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”所以,不论是黄州,还是当时的蛮荒之地英州、惠州,甚而更为偏远险恶的儋州,皆可成为他的东篱,皆可逢着菊,逢着心中的南山。

(作者系重庆潼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心/香/一/瓣

时光轻晃稻花鱼

王承军

秋分一过,黄澄澄的稻子犹如大地披金,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。趁国庆假期,到同事老家去帮助收割稻子,其实是寻觅童年时代抓稻花鱼的乐趣。

车行驶在宽阔平直的大道上,窗外的风带着丝丝凉意,悄然拂过稻田,金灿灿的稻浪铺展成流动的海洋,仿佛向人们报告丰收的喜讯。不到半个小时,我们就到达目的地。我立刻挽起裤脚赤脚站在田埂上,一阵“咕隆咕隆”的水响从稻田深处传来。几尾银亮的鱼倏忽游过,搅碎了水面倒映的稻穗影子。

“爸爸,脚下有鱼。”儿子见状,一边提醒我,一边脱下鞋子追着鱼儿跑。

儿子清脆的惊呼声,让我想起在这个季节,流行于老家的一首民谣:金太阳,挂天上,稻穗弯腰满眼黄,鱼儿摆尾捉迷藏,一蹦蹦到我身旁,满身泥水抓鱼忙。而眼前浮现的是父亲挽着裤脚在稻田里捉鱼的鲜活场景。

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老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我家分了四五亩地。麦子收割后便收水插秧,一个月后,父亲从镇上养殖场买来鱼苗放进稻田。鱼苗品种主要是草鱼、鲤鱼和鲫鱼,个头大小不等。

那时物资匮乏,花钱买化肥的人家极少。所以鱼儿进入水里,便成为稻田的好帮手。稻田里鲜嫩的水草成为鱼儿们的美食。秧苗上的稻苞虫又是鱼的天然蛋白质。特别是鱼儿还能疏泥活水,不仅使稻田表层泥土非常疏松,还增加了水中的含氧量,有利于水稻根系的透气。而鱼儿产生的粪便又为水稻提供丰富的有机肥。这种“稻鱼共生”的模式既保证了稻谷和鱼的绿色安全,又让稻田既收稻谷又产鱼,成了当时村里不少人家改善生活、增加收入的好项目。

每到稻花盛开的时节,也正是鱼儿生长最快的时候。细碎的小花瓣飘进水里,转眼就被一群小鱼儿围拢过来,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。此时,若到田里走一走,就会听到到处都是鱼儿抢吃稻花的“噗噜噗噜”声音。而稻花的花期一般持续十来天,等到稻花落尽,稻穗变得饱满起来时,这时田里的鱼大的已有半斤来重,那些身呈长条型、鱼鳍发达,胸、尾鳍略带红色的鱼儿,煞是可爱。这个时候,母亲就会招呼父亲去田里抓鱼。碰到周末,父亲还会带

上我和哥哥一起下田抓鱼。待我们抓到有五六斤鱼的时候,才会收手。来到井水旁,父亲把鱼打理干净后,随手劈根青藤通过鱼腮把鱼穿成一串提在手上,在秋日的阳光里我们父子仁满载而归。

回到家,便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她往锅里倒入菜籽油,待油沸腾时放入姜、蒜和辣椒,煎出香气,然后把鱼放进锅里,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,再注入井水,盖上锅盖“咕隆咕隆”地煮。等到把汤熬成乳白色,撒点盐,加点葱姜蒜,一锅鲜美的稻花鱼带着淡淡的稻花香顿时飘满整个院子。稻花鱼由于生长速度慢,肉质格外细嫩,没有一点土腥味,连骨头都是酥软的。我们把鱼捞净后,母亲就在汤里加些新鲜黄瓜和自家做的灰豆腐,连汤带饭吃得干干净净,每一口都是难以言说的满足。

稻花鱼也连着邻里乡情。每到水稻收割完毕,父亲便放干田里的水,邀上两三个人抓鱼。这时候田里的稻花鱼一般都在一斤左右,大的有两三斤,小的也有四五两。父亲挑着满满的两桶鱼到县城繁华地带叫卖,鱼质好,又新鲜,深受买家青睐。所以父亲的稻花鱼很快就卖完。然后父亲就从菜市场买几斤猪肉、打两斤白酒。把大方桌摆在院坝,喊上左邻右舍,母亲端上大盘回锅肉,凉拌一盘豇豆,再炒一盘南瓜丝,配一碟花生米,一锅红苕稀饭,月光下,几杯酒下肚,满院子的欢声笑语。

多年以后,每到稻子成熟,我总会想起家乡的稻花鱼,想起那锅美味鱼汤,汤里有稻花的清香,有父亲抓鱼的身影,还有母亲精心烹制的温暖,更有对乡愁最朴素的眷恋。

“走,回去煮鱼啰”。同事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就在这时,几尾鱼儿从我的脚下游过,我弯腰去抓,鱼儿尾巴一摆,游向浑浊的泥水深处,瞬间无处可寻。水面荡起的涟漪好像是时光在轻轻摇晃。

(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)

